



桂雨文丛系列

# 文学的艺术阐释

○ 龙渊 著

STIC INTERPRETATION OF LITERATURE



大众文艺出版社

THE ARTISTIC  
INTERPRETATION OF LITERATURE

# 【文学的艺术阐释】

龙 渊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的艺术阐释 / 龙渊著. —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3.12

(桂雨文丛 / 王连生主编)

ISBN 7-80171-400-8

I. 文… II. 龙… III. ①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文集 IV. 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6167 号

**桂雨文丛(第四辑)**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 100007)

涿州市海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98 字数 2120 千字 插页 20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7-80171-400-8/I · 284

总定价: 298.00 元(共十册)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 100007**

# 得天独厚的美土

——《桂雨文丛》第四辑总序

雷 达

杭州文联主办的《桂雨文丛》已经出到了第四辑，杭州的朋友邀我为这辑丛书作序，我想我还是说说关于杭州和文学的一些想法。

我的少年时代，生活在黄沙弥漫的西部，那时我特别向往江南，我甚至吹嘘我到过那里。引领东南，结想成梦，我曾在梦中飘飞到了江南，来到杭州，落脚西子湖畔：我在清晨看苏堤春晓，我在细雨中听曲院风荷，我在落日斜晖中伫望雷峰夕照。那烟波画船，雨丝风片的景儿，真让人陶醉。后来有一天，我真的到了杭州，尽管那是文革的残酷岁月，我仍然激动万分。奇异的是，杭州婀娜多姿的风光竟和我的梦幻之境十分相像。

杭州，杭州，你可真是一片得天独厚的美土。

现在我来杭州，已不再仅仅是欣赏它的风光之美，我多半是带着一颗敬畏之心来的。因为，每每翻检现代思想史、现代

文学史，总会使我大感惊讶：近现代历史上那些对我们民族文化最具影响力的人，那些思想界和文学界的大匠巨擘，居然有一半左右出自杭州及周边地区，并遍及整个浙江！这一点都没有夸张。别的不谈，仅就文学而言，鲁迅、周作人、蔡元培均出自杭州附近的绍兴，茅盾出自桐乡，王国维、徐志摩出自海宁，郁达夫出自富阳，夏衍直接就是杭州人……如此之多的大家都出在浙江，个中玄机何在？它可给今天的文学以何种启悟？再想想我的家乡那个省份，面积大到浙江省的四倍，除了出过几个骑在马背上的枭雄，思想文化领域的人物寥若晨星，这又是什么？这些已是我久悬心中的问题。

到目前我也没看到这方面的权威解释。我虽是外地人，却也想就此谈些想法。依我看，杭州或大到浙江，文学大师之所以层出不穷，首先因为浙江地方在近现代颇得风气之先。宁波，定海，杭州湾，虽然列强很早伸进了黑手，却也无形中因此而开了门户，最先迎受了欧风美雨。杭州离上海也很近，东渡日本，远走欧美，大都从这里出发。我们知道，许多大师都有留学的经历，尚无中西文化的撞击和比较，他们是不会站到那样的时代高度的。再者，杭州地方，大到浙江，物产富饶，山明水秀，自然环境极为优越，这就为它的教育发达准备了物质条件，文风之盛乃人才成长的摇篮。还有，在我的印象里，杭州一带历史上比较平静，兵连祸结的时候不多，所以偏安之君都喜欢在这里筑巢，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是不是使得文学、艺术、哲学格外发达？看，我想了这么多理由，不知有没有几分道理？

我在此列举过去的辉煌，决不是为了证明今不如昔。我们知道，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条件，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在今

天这个众声喧哗,多元共生的历史语境,非要某些历史情景重现,那无异于刻舟求剑。我认为,多年来杭州地区乃至整个浙江的文学其实是很精彩的,佳作连连,新人辈出,已出了多辑的《桂雨文丛》,就网罗了众多杭州地区的优秀作家的作品,这套丛书在培养、壮大杭州创作力量上的意义不言而喻。我在此提出历史,不为别的,只是为了杭州,为了增强我们的自豪和自信,为了与时俱进。我深信,如花似锦的杭州,充满瑰丽想象的杭州,站在经济前沿的杭州,会不断为我们的文坛奉献出大量好作品的。

2003年9月2日记于北京

(本文作者系著名评论家、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

## 目 录

|           |     |
|-----------|-----|
| 总 序 ..... | 雷 达 |
|-----------|-----|

## 第一辑 艺术谈

|                      |       |
|----------------------|-------|
| 象征蕴涵:当代小说的艺术追索 ..... | ( 3 ) |
| 修辞法则:当代小说的语言形态 ..... | (11)  |
| 生命意识:当代小说的节奏图式 ..... | (25)  |
| 人的价值:当代小说的人物创造 ..... | (40)  |

## 第二辑 作家论

|                  |      |
|------------------|------|
| 在中西交融和新旧兴替之间     |      |
| ——梁实秋论 .....     | (57) |
| 新月清晖的优雅          |      |
| ——方令孺的散文创作 ..... | (90) |

溢满乡土情愫的醇厚

——许钦文的散文创作 ..... (107)

心事浩茫连广宇

——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 ..... (123)

向前去欢迎明晨的百灵

——纪念殷夫殉难五十周年 ..... (130)

沉稳中悠悠地看取人生

——曹布拉新时期小说创作刍议 ..... (135)

吴越小说的追寻与阐释

——高松年文学评论的审美取向 ..... (152)

### 第三辑 作品论

巡视中的喜悦和思考

——读浙江近两年中篇佳作札记 ..... (171)

历史印记与时代波澜的交织

——略谈李育杭小说的艺术构思 ..... (183)

《残碑》探微 ..... (189)

且说发酵的《酒因子》 ..... (193)

让生命在诗意中追寻

——毛品磊诗作简论 ..... (196)

灵魂的炼狱 ..... (200)

劳以万里行 ..... (204)

|                                 |       |
|---------------------------------|-------|
| 规范本体,剪裁浮词 .....                 | (207) |
| 《读书随笔》的随笔 .....                 | (210) |
| 价值:自觉的独立的创造的<br>——关于评论的评论 ..... | (214) |

#### 第四辑 品书录

|                  |       |
|------------------|-------|
| 文化视野下的苦旅 .....   | (221) |
| 历史只是个话题 .....    | (223) |
| 怎一个“痛”字了得 .....  | (226) |
| 平淡中蕴含诗性 .....    | (229) |
| 心似白云何其高远 .....   | (232) |
| 湮没的发掘 .....      | (234) |
| 腹有诗书文自华 .....    | (236) |
| 历史并不苍老 .....     | (239) |
| 如饮醇美的佳醪 .....    | (242) |
| 平凡有限中感悟出丰富 ..... | (244) |
| 迷离的太白境界 .....    | (247) |
| 南方有嘉木 .....      | (249) |
| 生命的严峻体验 .....    | (252) |
| 别一种演义 .....      | (254) |
| 煌煌的书简大家 .....    | (257) |
| 平民记忆的话语 .....    | (259) |

|                |       |
|----------------|-------|
| 幽默的我画你写 .....  | (262) |
| 瞬间:历史的意味 ..... | (264) |
| 编辑的事情 .....    | (266) |
| 回忆也是饥饿 .....   | (269) |
| 《蝇王》ABC .....  | (271) |
| 天荒地老情未了 .....  | (273) |
| 心灵的鸡汁 .....    | (276) |
| 非凡的金玫瑰 .....   | (278) |
| 后 记 .....      | (280) |

## 第一辑 艺术谈



## 象征蕴涵： 当代小说的艺术追索

### —

只要留意于当今小说,便不难发现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近期的不少耐读的小说——无论是长篇,还是中篇、短篇,抑或儿童文学(小说),其中创造出一种情愫意境,追索着一种象征蕴涵,它们所反映的生活在已知与未知之间,是一种模糊的真实,它说得清道得明,而又说不清道不明,这种艺术新质,令我们欣喜地意识到:作家们对于形象和意蕴的独特性的追索较前增强了,尽力摆脱那种惟恐不能直截说明生活的主流和本质的外在束缚,钻透生活底层取出岩心,明显地运用暗示隐喻、象征寓意的功能,写得回肠荡气,使小说艺术具有延伸性、多维性,因而进入一个更高的审美层次,标志着小说艺术的繁荣和成熟。这是创作自由催放的春花。

1984年得奖短篇小说《白色鸟》(何立伟)仅四千余字的短小篇幅,以清丽而幽远的南方山村为背景,写了两位少年——

一个白晰的从城里来，他懂得河的石岩高陡是地球自转的结果；一个黧黑的土生土长，他敢于抓蛇，擅钓田鸡。现代化的与乡土化的，在这暑期假日他俩汇合邂逅于这无名小村，并肩抵足，一道采马齿苋，撷霸王草，玩弹弓，凫河水，何等开心。伴随着他俩的，还有那雪白雪白的一双水鸟，美丽，安详，多么自在。这正是一幅恬淡清逸的水墨画，而给人以一种人生理想情景的观照。峰回路转，陡然之间，隔岸传来开斗争会的隐隐锣声，空气顿觉浑沌，产生了一种失重感，连白色鸟也惊起，“从那绿在汪里，雪白地滑起来，悠悠然悠悠然远逝了。”小说运用了暗示隐喻的手法，抒写出美的瞬间的破坏。寄实于虚、破坏美善的具象历历在目。有人认为这个精致的短篇鲜明地反映的是“文革”，却又不多涉笔，因而可誉为构思独特，写法新颖。殊不知，这不仅仅道出作品写实的具象界定，只理解到作品低层次的审美机制，难道这仅是野蛮暴虐的非常十年的历史事实么？“锣声”实实在在是一种暗示，一种象征，这一历史氛围的音响，拓展延伸了小说的蕴涵，它诱发我们更高层次的联想，引向更加冷峻而宽泛的反思：不独“文革”，还有还有。作者自己就曾谈到他之所作“不特在精短方面做文章，且更须在有限里追索无限。”（《关于〈白色鸟〉》）

前人有云：“夫人之恒情常不以现历有限之境界自满足，而欲游于他界，此公例也。”小说不仅以表现特定历史时期的生活真实、故事情节、人物行止、民俗风情为满足，更应具有一种情愫意境和象征蕴涵，要给人们以更为博大深邃的感染、陶冶、颖悟，并历久而不衰。可以这样肯定，脍炙人口、传世不朽之作，它必须具有某种超越自我、超越时空的象征蕴涵的特质存焉。

这里所谓的象征,不属于形式分类的范型,不只是一种艺术语汇或修辞方法,而是潜存于作品内里的多维的蕴涵。从作者角度而言,它是从生活底层中抽取出来的岩心,是作者所表现的浓缩的深藏的社会人生观念或情感范型;从作品角度而言,它是隐含于作品的具象世界里的某种生活精义或最为深邃的人情奥秘;从读者角度而言,它是一种艺术诱饵,激发读者定向或不定向的联想,把现实经验上升到更高的理喻的层面上。因此,小说的各种形式要素只是象征蕴涵的载体,它是具象,有形迹的;而象征蕴涵则是最为内在、最为神秘的,严格地说,我们只能接近它,却不能穷尽地说明它,所以常常使我们说得清道得明,而又说不清道不明。故而这类小说是开放型的,而不是封闭式的,不是一还是一。无穷尽便是生命之泉,它不会速朽。鲁迅小说就不仅仅是一个具象性的艺术世界,而且是一个意向性的大千世界。两者的契合和延展,便构成了耐人寻味而历久不朽的优秀小说。

## 二

象征蕴涵是从具体的、活生生的人际关系、生活原型中拓展延伸出来的形象观念,它具有一种张力。

近期以来,对民族魂的思考和探索的小说日见其多,村魂、河魂、山魂、国魂、军魂。矫健以《河魂》命名的洋洋十余万言的长篇,在对民族魂的思考上,自有新意。小说以孟老根(二爷)一家和柳泊村三任支书的关系、遭际和更替为框架,以凝重的笔墨挥洒出当今这个北方偏僻山村的变革历程的辙迹,在这具象世界内里,蕴涵着对山村的魂、河流的魂、民族的魂

的深意，既礼赞了对美好生活追求中所富有的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以及为着崇高理想所透出来的献身精神，又昭示了我们民族所因袭的历史负荷和所承受的命运痛苦。它是那么沉重，以致我们的民族魂被长期地压抑着和扭曲着。历史的脱壳伴随着撕裂的苦痛。魂兮归来，作者以“河魂”蕴涵我们民族永远向前，犹似大河东流去这一重要喻意，它是精神世界、诗意世界。所以说，象征蕴涵是一种精神，一种灵性。它“是在个性中半透明式地反映着特殊种类的特性，或者在特殊种类的特性中反映着一般种类的特性……最后，通过短暂，并在短暂中半透明地反映着永恒。”（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第204页）这部长篇正是运用这一特性，从人物身上半透明式地昭示我们的民族魂的。作者为了更鲜明地凸现象征蕴涵，还动用环境和氛围的功效。那横亘整部小说的那条北方的季节河，它时而干涸，时而浩淼，它时而低吟，时而轰鸣，仿佛古老的河魂在消逝，又仿佛新生的河魂在崛起。

追寻民族魂的小说，我们还不能不想起荣膺1984年全国短篇小说首奖的《干草》（宋学武）。我们确曾读过不少以高山大海、森林小草作为人格对象化的小说，但却不及这个短篇仅以一束干草、一片草甸而产生的这般巨大的冲击波。当我们随着“我”倾诉故乡干草复盖自己那垂死的脸庞上时，一种幽幽的情愫蓦地涌上心扉，一种昂扬精神顿然荡漾肺腑。这一片草甸子包孕着我们民族的命运，而那白雪下面不断根的草叶子正是我们民族的意志。小说以这“草甸子”和“干草”去触发读者的是圣洁的民族感情和对于历史的沉思。“干草”这一平凡渺小的物质，如同诱饵，促使我们的审美情绪滋蔓而延宕开去，构成一种精神，一种风骨。众口交誉的中篇《棋王》（阿城），

微观特细,写的是“吃”和“下棋”,但宏观甚远,表现了一种精神,一种风骨——民族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 三

诚如上述,貌不惊人的物质具象,通过作者的审美把握和艺术创造,可以滋蔓而延伸出令人神旺的璀灿的精神之光,因而它创设了一种“再生性思维”的机制。过去,我们的小说常常囿困于欣赏的范型,无意忽视或有意规避创造意识机制,如今自由创造之风拂拂扬扬,小说艺术的天地为之拓宽,由欣赏意识转化而为创造意识,使小说的容量扩大了许多,这兆示了当代小说艺术日渐繁荣和成熟的黄金季节的到来。

事实也如此。崇尚个性,努力追索,是当今小说家们的共同的创作心理,而在小说创作中追索象征蕴涵则是他们审美把握的一种值得重视的方式。除上述例举的佳作之外,尚有一大批众口赞誉的中青年作家的优秀小说,如陆文夫的《井》、张承志的《残月》、朱苏进的《凝眸》、冯苓植的《虬龙爪》、海波的《铁床》、周梅森的《沉沦的土地》、邓刚的《蛤蜊滩》、何立伟的《花非花》、陈小初的《空地》、李庆西的《白狼草甸》,等等,不胜枚举。它们以高度概括的具象描写,达到对生活或局部、或整体的象征。它们不仅是生活琼浆的满溢,而且对现实占有的全部感知进行转移,熔铸成一种永恒的美学价值。

儿童文学(小说)近期有明显的突破,最突出的也许就是在作品中追求象征蕴涵,从而拓展了思维空间。例如《古堡》(曹文轩),是一篇超越故事本身,赋予象征蕴涵的佳作。小说写得极为练达,情节十分单纯:两个十四岁的少年,怀着七岁